

咱村有个「养老大院」

□顾文显

不逢年不过节，怎么会有这种热闹场面？大老远的，就让我有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仿佛哪家要办喜事？像，又不是。那陆陆续续兴冲冲地直奔那个大院的差不多全是老年人！

这里是延边州敦化市大石头镇长青村。偌大院子临时搭起一处露天厨房，简陋却是相当洁净，几张相貌不同的桌子分散摆放。先期到达的十几位老人已抢占位置各自忙活开来，迟到的匆匆打个招呼，便忙着洗手找活干，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的随意自如，有剁馅的、和面的、揪剂子的、擀皮儿的……这是要包饺子。

大院霎时热闹起来。老人们几乎是各显其能，使用的工具五花八门，施展的技法也各具特色。这活儿算不上什么高科技含量，但例外总是难免的。也有位笨手笨脚的老汉，估计平时在家里也是“倒了油瓶不扶”的主儿，在这种场合，他除了陪着笑脸，任由老兄弟老姐妹们数落，讪讪地捡了成品饺子往盖帘儿上摆，再没别的本事。可大家数落归数落，出发点都是善意的，架不住人家老汉态度好哇。大家忙里偷闲忘了斗嘴，一些类似的小插曲引起的欢笑声此起彼伏。

好哇，真的是不赖。村民们众口一词，这叫金窝银窝赶不上咱这幸福窝。过去了大半辈子，眼下掉进了福坑，能这样的条件活到老，知足。“哪个也休想把我撵走！”朱老太太总把这话挂在嘴边。有喜欢抬杠的老邻居故意拿这话惹她。

哈哈哈哈哈……
这个大院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之为“养老大院”。成立这么个“老年人之家”，想法出自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刘金宝。

五年前，刘金宝当选为村里“一肩挑”领导。近年来，村里许多人外出务工，各屯有好多孤独老人。刘金宝想，老人和小孩一样，他们害怕孤单呢。搞一个场所，把他们聚拢到一起，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快乐起来多好。

经过筹划，刘支书在附近选择好一处闲屋，他自己出钱装修，把家中闲置的炊具一股脑拿来，大米白面和油盐酱醋啥都不缺，老婆知道和不知道的，反正多多益善地拿来，又购买了许多玩具，试办了这么个“仁孝养老大院”。起初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谁知道老人越聚越多。大伙儿聚在一起，啥快乐说啥，啥高兴做啥，那真叫其乐融融。

这大院让老人们有了“外心”，拿这个新家比原来的家都重视；在家没事，吃过早饭就忙着往这边来，都认为等于走步健身了。一些老人平时在家管事意识过强，跟年轻人又想不到一块，见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唠唠叨叨，磕磕绊绊怎么可能免得了，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如今心里高兴，争执少了，和谐快乐多了。子女们惊喜地发现：“俺家老爷子跟换了个人儿似的。”太好了呀。生怕大院备下吃的用的不够充足，他们就争着抢着往这里捐，没看出哪个心疼，只当变一种方式孝敬老人，还多了份省心；许多子女都觉得，这大院功不可没，平时忙顾不上，空闲了也过来凑热闹，米呀面呀油的往这边捎带，就当自筹物资办“托老所”了。刘支书见大院的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期，立即筹资30万，将其扩建到270多平方米，增加了许多健身娱乐设施，这里就更具吸引力了。

刘支书是个有心人。他感觉仅仅让老人们放松心情玩，日久天长会产生厌倦感，他得丰富内容呢。于是把国学教育渗透到老年人的活动中，又将老人们的生日归纳到十天半月一批，定时举办集体生日庆典，为老人过大寿，举办金婚、银婚纪念……遇上重大节日，还编排点节目助兴，直到衍生出眼下的饺子宴。今天我看到的饺子宴规模相对较小，总共约50人，听说人数最多时居然达到200多，那才叫壮观哩。

众人检柴火焰高。有了老人们的热情参与，有了子女们的孝心襄助，大院用“丰衣足食”四个字形容，丝毫不不过！

老年人在一起久了，也往往会闹矛盾。说不到一块去了，憋气、转身离去也是有的。然而，离开几天，左思右想确实有些舍不得，这儿的吸引力太大了，于是一跺脚，要不了几天，赌气离开的又回来了……

长青村的养老大院形成了规模，渐渐声名远播，成为远近闻名的道德示范典型，据说，已有上百个村子效仿。

一阵阵欢笑声从大院那边传过来，让我这个局外人心里痒痒的。他们无不因为人到老年能有这样一个幸福舒适的场所而快乐而自豪！

城乡细节

现在，瓜果可以放在冰箱里吃着。小时候没有冰箱空调的时光里，我在乡下也吃过“冰镇西瓜”。那是因为我们村背后的山下，有一眼山泉水，一年四季流水不绝，而且冬暖夏凉。夏天那股山泉水凉得入骨，用搪瓷茶缸舀上一杯，茶缸四周顿时渗透出密密的水珠。从瓜地里摘回几个大西瓜，抱在怀里热乎乎的，剖开来吃到嘴里热热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差了很多。把西瓜洗净丢进水窖里锁上半天就能吃上“冰镇西瓜了”。

山泉水流量小，而泉眼周边是不能随便乱动的。我们就在附近的地里挖一个大坑，到山上采摘一些箬叶来垫在洞底部，用竹篾条压好。之后，用铁丝把芦葶秆节打通，相互串联起来，便成了导管。从泉眼边引水到我们的洞坑里，经过澄清，我们的水窖天然冰窖就完成了。这样引进的凉水还可以综合利用。别人也可以从我的水窖里引水过去，由上至下，形成梯级水窖群体。大人从地里摘来的西瓜、李子、雪梨往水窖里一放，不用半日工夫，从水窖里捞起来吃，透心凉的舒爽。

要是瓜果放在水窖里冰镇过夜的，就要在上头加一块木板，上面再压上几个大石头。人是不会偷吃的，就怕山上下来的野兽寻着一扫光。孩子对吃总是最上心的，从西瓜被送进水窖那一刻起，心里就总是惦记着。晚饭过后，大家聚集在村口弄堂里纳凉，打发自己的小孩到水窖里捞出西瓜，用刀切开西瓜，刀刚插进去，“啪”的一声就裂开了。黑子红瓤，咬一口，又沙又甜又冰凉的西瓜，从嘴甜到心。难怪不少游人冲着这里的冰镇水窖而来。品尝自产的瓜果，品尝绿色环保好心情。

后来，外出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乡。盛夏回家，我还挂念着村后的那股清冽山泉，和我童年时的冰镇水窖。堂哥拉着我，上山的路已经是水泥台阶了，山脚下，村里出资修建了一座凉亭，匾额上书“惜流亭”三个大字。周边铺了水泥，种植了花草。堂哥说，这里已成了村里纳凉歇夏休闲的好去处，不少游客还慕“泉”而来。我问，原来的冰窖还在吗？有呀，堂哥说带我到山边上，指着溜水池说，这些都是冰镇水窖了。我试着打开一看，冷气扑面而来，里里外外贴了洁白的瓷砖。水窖里冰镇着自家产的西瓜、番茄等瓜果，或浮于水面，或沉在水底，青翠欲滴。堂弟捞起一只西瓜让我抱着，冰凉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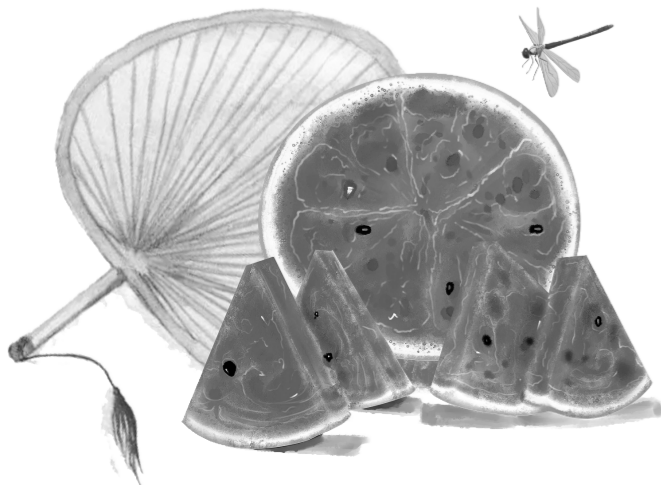
其实古人早就懂得用井水来冰镇瓜果。三国时期，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写有：“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就是形容夏日消暑的生活，或者为夏日游宴的情形。北宋黄庭坚在《食瓜有感》中云：“薛井筠筒浸苍玉，金盘碧箸荐寒冰。”这一句中“苍玉”“寒冰”均指西瓜，这里说先要把西瓜用竹筒装好，然后浸到长满苔藓的井中，待浸凉凉意后取出，用金盘装，再用碧箸佐以食用。此情此景，别有一番风雅。明代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写有：“这样时候，多少王孙公子雪藕调冰、浮瓜沉李也不为过。”如此，即便在没有冰箱空调的时候，同样能想出各种消暑的办法来，炎炎夏日也就不再那么酷暑难当了。

浮瓜沉李

好消夏

俗人俗事

□江初昕



“长了脚”的夏天

□赵自力

我在农村长大，每年的夏天，都像“长了脚”似的。

老屋很旧，三面墙都被父亲种的爬山虎爬满了，形成了一座绿色的房子，格外显眼。搬到新家后，父亲照例种了爬山虎，每到夏天，灰白色的墙渐渐变为绿色，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爷爷，这么光滑的墙，爬山虎怎么爬得上去啊？”女儿好奇地问。父亲笑着说：“因为它们有脚呢，不信你看。”父亲牵着藤蔓指给女儿看。“怪不得它们能爬那么高，原来是长了脚啊。”女儿似乎发现了秘密，开心地说：“是啊，只要有脚，就能爬很远的呢。”父亲意味深长地说。

母亲每年都要在小院里种些丝瓜和苦瓜，还有几株南瓜。芒种前后，那些瓜就开始爬藤，顺着母亲提前搭好的木架子到处爬。“怎么不给南瓜搭架子啊？”小时候我常常问。母亲说，南瓜喜欢贴着地面爬，边爬边长脚，吸收的营养更多，结的南瓜更大。“那丝瓜和苦瓜呢？”我们刨根问底。“那些瓜喜欢通风，爬得越高结得越多。”母亲说，“每种瓜的习性都不一样，但它们都喜欢爬。”那些喜欢爬的瓜，到了夏天就长成好吃的模样。

院里一棵老葡萄，盘曲嶙峋的枝干，一看就有年代感。春日里抽芽，到了夏天就开始爬，渐渐爬满整个葡萄架。葡萄架下好乘凉，父亲总也闲不住，常常搭梯捉卷叶虫给鸡仔吃。那些鸡仔总喜欢围着父亲，叽叽喳喳地叫唤着，时不时抢着啄食卷叶虫。葡萄藤个性太强，经常越位去丝瓜的领地，相互爬在一起。所以摇曳的绿叶下，既挂着丝瓜，同时挂串葡萄，客人看了惊讶，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夏天的菜园，也是藤藤蔓蔓的一大片。黄瓜和豇豆，各占一大畦。黄瓜叶片大，花儿小，有花的地方就有黄瓜，只是不大好找，多半藏在绿叶后面。“顺藤摸瓜”常用来形容找西瓜，用这个方法找黄瓜也管用。没有放藤，自然没瓜，这是我们小时候母亲经常说的。豇豆相比要格外显眼些，从很小的豇豆开始，花还没完全谢，就挂在藤蔓上，成双成对地挂着，自成风景。“蔬菜一放藤，瓜果送上门。”老家的俗语，道尽了对藤蔓的喜悦。

地里的红苕和西瓜，到了夏天，也是像“长了脚”一样，一点点把地铺成绿色。它们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面，各自吹着夏天的风，做着丰收的梦。

夏天“长了脚”，每一“脚”都长出了希望，这也是老家最动人的景象。

几许风雨过后，满园芳菲落尽，唯有这绿叶葱葱，愈发繁密。抬头，两棵绿槐已经成荫，有若两团浓绿的祥云，一树居左，一树居右，点缀着外婆略显单调的庭院。槐，又名守宫槐、护房槐。走在南方古宅的小道前，总能见到几棵苍翠古槐立于门庭两侧，成对而植。这种槐多为龙爪槐，槐枝盘曲，叶若羽状。相较于北方高大的国槐，显得小巧玲珑，有如水乡佳人扶风而立，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

盛夏，微风不燥，晴光正好。推开门，就能与槐香撞个满怀，蜜一样清甜。槐花成串垂下，状若串珠的白色葡萄。走在青槐荫下，不经意间，还能邂逅一场槐花微雨。看三两只粉蝶在肩上游逛，颇有朱景素诗中“无意带将花数朵，竟随蝴蝶下山来”的意趣。

花色享尽后，我总是择良木而栖，搬一只古藤藤椅，躺在古槐下小憩，听绿槐深处蝉鸣迭起，熏风拂面，惬意而眠。往后的日子，每每在路上看到古槐，我总会驻足回想起那些日子。望槐，亦是在望怀。一棵古槐，不知承载了多少羁旅之人的乡愁情思。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熏风惊昼眠。”直到读到苏轼的《阮郎归·初夏》，才意识到古人也曾仰望古槐之下，在初夏的惬意时光中伴蝉音而眠，古今之人的乐趣竟是不谋而合了。现如今，蜗居在空调房里的人，大概也可以在翻阅东坡诗集中，遐想一番槐树之下的怡然之乐吧。

记得《虚斋名画录》有幅槐荫消暑图，所绘的便是此景。盛夏庭院中，绿槐浓荫下，有一赤足露乳者，闲倚高

夏天的礼物^{外一首}

□笑然

若夏季，被汗水浸透
复制水晶的上午
姑娘们端着杯子，热着带香
的履痕

认知窗外刺眼的光芒
叽叽喳喳，有声音确喜
简单的说辞
原来，尽是快乐

持镰、荷锄
这个时候，横在尺水之间
有人不在，有人刚刚到来
有人割草的动作娴熟，有人
背上夕阳，去赶夜路

未央处，日无影
一个人给一群人
制造居所
微笑、吟诵，诗辞
便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

我想那是夏天

何必隐晦，起笔处
柳枝摇曳，轻微的碰撞
持续敲击我

花间少年与光线片刻僵持
我看见他眸中的水
蓄满炽热的词汇

生长、绽放，轮回的季节
隔着往昔，簌簌聚集，消散
我迈出的一步，在重塑中归来

看风景，看自己
为流水、田野、落日
为那个夏天，怀念和被怀念的
一个人



槐叶冷淘香

□杨映铭

榻之上，闭目而息，似乎已恬然入梦。其画之巧，除了静卧之人的神态，还在于榻侧所绘的雪景寒林之屏风，让人一时辨不清究竟此人是在榻下纳凉，还是在澄怀观道，探索静心自凉的门道。

槐叶性凉，入饷消暑也是极佳。婺城有道别致的小食名为“槐叶冷淘”，原是唐代宫廷燕飧之食，后流传于世，成了可口的民间美味。唐代杜甫诗云：“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一碗凉面，竟让杜甫心中洋溢出明珠般的喜悦，让一首《槐叶冷淘》流传至今。

槐叶冷淘，因其色泽苍翠，又有“翡翠面”之名。南宋《事林广记》曾详细记载此面的制法：“槐蕊采新嫩者，研取自然汁，依法洗面，倍加揉搓。然后薄理缕切，以急火滚汤煮之。候熟，投冷水漉过，随意合汁浇供。味既甘美，色亦青碧。”初熟的青槐嫩叶，和成翡翠面后，从沸水中取出，再浸入凉泉水中降降温。在一冷一热中，凉面也多了几分劲道。

遥想一个初赛的夏间，夜雨过后，槐芽初绿，新抽的槐叶想必最为鲜嫩。“青青高槐叶，采擷付中厨。”杜甫携上剪刀，出门而去，满载一筐槐叶，尽兴而归。新剪下的槐叶，还带有早间雨露的润泽，枝条上的每一片都圆润

丰腴，苍翠欲滴。做出来的冷淘像是冰种翡翠，即便不吃，单是看着也能遐想一番，山泉冷淘的凉意流过心田。远游在外，常在街边望见一棵郁郁古槐，长枝垂下，槐叶在熏风中发出簌簌声响。那声音踏在我回乡的脚印上，冷淘的香味也愈发浓郁了起来。

